

铁血军力寇倭保家国何惧死生
百年沉浮仰天长啸问天下谁是英雄

长篇纪实文学

立中条

徐剑铭 郭义民 张君祥 著

中条血压云垂
黄河浪卷冰澌
血染将军战史
北方豪士
手擒多少胡儿！
于右任《赴调天津沙·赠孙蔚如总司令》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立马中原

徐剑铭 郭义民 张君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立马中条/徐剑铭, 郭义民, 张君祥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680-891-7

I. ①立… II. ①徐… ②郭… ③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163810 号

立马中条

作 者 徐剑铭 郭义民 张君祥

策 划 孙 宏 党 靖

责任编辑 邓积仓

书名题字 张化洲

整体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插 页 8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91-7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5018



· 代序 ·

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

——读《立马中条》

陈忠实

近在我身边东侧的黄河三门峡，有两则远古神话流传下来。一是说三门峡的形成：水神河伯在与火神共工打斗到崤山时陷入颓败之势，情急时便不择手段，调动天下之水将崤山方圆千里倾入汪洋，人真的“或为鱼鳖”或攀树求生。灭顶之灾中出来一位英雄，三板斧开三道豁口让洪水泄流，这就是人门、神门、鬼门的三门峡。这位英雄据说是共工，曾经头触不周山，又斧劈三门峡。那座至今依然挺立于急流中的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石峰，作为神话英雄也作为现实英雄的象征，既令人遐思绵绵，也令人肃然起敬。另一则是英雄降伏妖孽的神话故事：齐景公行车到此，一匹拉偏套的马被黄河里突然跃出的一只巨鼋拖入水中，随行保镖古冶子当即跳下河去，斜行五里逆行三里追杀巨鼋，血染黄河。古冶子被尊称为古王，留下古王渡口和古王村传承至今。

我在尽可能简约地复述这两则很适宜给小学生讲述的神话故事时，是再三斟酌过必要性才不厌其烦地以此开篇。就在英雄与邪恶、英雄与妖孽进行过殊死搏斗的这个地方，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军人与日本侵略军也进行过一场长达两年多的战争。他们把不可一世、妄言三个月占领中国的日本鬼子拒阻于潼关以外，使其进入关中掠占西北的梦想死于胎中。日本鬼子不仅未能踏进潼关一步，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六·六”会战一役，日军排长以上军官的骨灰层层叠叠堆了1700多具。这是八年抗战中取得重大战果的战区之一。

这个战区在山西境内的中条山。

横刀立马中条山的中国军队的军团长，是杨虎城的爱将孙蔚如将军，西安东郊灞河北岸豁口村人；是让我引以为骄傲、敬重和亲近的前辈乡党。

孙蔚如将军麾下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号称“冷娃”的关中子弟。

由徐剑铭等三位陕西本土作家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立马中条》，叙写的就

是60多年前，孙蔚如将军率领关中子弟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中条山的一部英雄史诗。

我很早就阅读过几部抗日题材的小说，也看过不少同类题材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游击队员李向阳、挥舞铡刀片子的史更新。这些在民族危亡时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直储存在我的情感记忆里毫不减色，毫 不受时世异变审美异变对这些作品评价的变化的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坦率地说出我的阅读感受：在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艺术品的阅览历程中，《立马中条》给我的冲击是最强烈的。我至今仍然无法找到几句准确的词汇来概括那种感受。我不排除与上至将军下到士兵近距离的乡谊乡情因素，战死了的和仍然健在的英雄，就在我曾去过多回或耳熟能详的大村小寨里。然而，我更确信一种千古不灭、人神共敬的精神——民族大义。这些关中将士无论性格性情具备什么样儿的地域性特质，在民族存亡的血战中，体现出来的凛然不可侵侮的大义，正是中华民族辉煌千古存立不灭的主体精神。

一条山沟、一个村庄、一个小镇反复争夺的殊死拼杀，使我的神经绷紧到几乎闭气；一位军官、一位士兵的死亡，常使我闭上眼睛心情起伏不忍续读下去；一场大捷、一场小胜和一次挫折，使我的情绪骤然飙升起来，又跌入扼腕痛惜的深渊；每一个创造战场奇迹的英雄和每个壮烈倒下的英雄掠过眼前，我总是忍不住猜想这是哪个县哪个村子的孩子？当我清晰地意识到民族危亡里的大义，正是承担在我的周边乡党的肩头的时候，我的地域性的亲情和崇敬就是最敏感、最自然的了。

就是在这种情感里，我阅读着《立马中条》，完全沉浸在一种悲壮的情怀里难以自拔。我自始至终都在心底里沉吟着两个字：英雄。每一个士兵都可以用英雄来称谓，几万士兵又铸成一个英雄群雕，使日本鬼子难越潼关一步。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士兵，昨天还在拉牛耕地或挥镰割麦，拴上牛绳放下镰刀走出柴门，走进军营换上军装开出潼关，就成为日本鬼子绝难前进一步的壁垒。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可能只上过一两年私塾初识文字，有的可能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认写的文盲，然而他们有一个关中的地域性禀赋：民族大义。这是农业文明开发最早的这块浸淫着儒家思想的土地，给他们精神和心理的赠与；纯粹文盲的父亲和母亲，在教给他们各种农活技能的同时，绝不忽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信义；在火炕上的粗布棉被里牙牙学语的时候，墙头和窗子飞进来的秦腔，就用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的强烈感情，对那小小的嫩嫩的心灵反复熏陶。一个“冷”字，怎能完全概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一茬接一茬的“娃”的丰饶而深厚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之湖哩！

只复述《立马中条》里的一个细节。

这是前文提到的“六·六”会战里的一个细节。一七七师有1000多名士兵被两倍于己的鬼子包围，经过拼杀后死亡200多人，余下的800人被逼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三面都是绝壁。这800士兵在短暂的一瞬里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下面是被称作母亲的黄河。黄河以母亲的慈爱襟怀包裹了这 800 个殊死搏斗后不齿投降的关中“冷娃”。他们都是 16—18 岁的孩子。他们从关中（也有少数从山西、河南）乡村投到孙蔚如麾下，不是为了吃粮饱肚，专意就是为着打日本鬼子走进中条山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们 800 人集体投河的那一幕，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活着的这个村民尤其清晰地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悬崖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关中籍中国士兵，这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部队的军旗。那是他和他的父亲和村民们崇拜着的杨虎城创建孙蔚如统率着的西北军的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被硝烟熏染，他仍然双手高擎着。他在跳河前吼唱了几句秦腔。那位活着的当地村民还记得其中两句戏词，是《金沙滩》杨继业的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孙蔚如将军率官兵在八百壮士跳河的河滩上举行公祭。黑纱缠臂。纸钱飘飘。香蜡被河风吹得明明灭灭。有人突然发现黄河水浪里有一杆军旗，诧异其为何不被河水冲走。士兵下河打捞这杆军旗时，拖出两具尸首来。旗杆从一个人的后背戳进去，穿透前胸，这是被称作鬼子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压在鬼子尸体上边还紧紧攥着旗杆的人，是中国士兵，就是那个吼着秦腔最后跳入黄河的旗手。

我在阅读《立马中条》书稿前，曾经听到过本书作者之一的张君祥先生讲述的这个细节。我久久无法化释那两具叠加在一起跃入黄河的中国士兵和被旗杆刺穿背胸的鬼子的具象。我在阅读《立马中条》重温这个过程时，突然联想到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石雕。后世的人们多是以艺术的眼光和角度，以惊叹的口吻欣赏两千年前的艺术家完成了精美绝伦的构图与雕刻，包括刀法的简捷都呈现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大气和壮气。两千年后一个中国关中籍的士兵，吼着秦腔，用手中仅有的一把旗杆刺穿日本侵略军一个士兵的胸膛，再把他压到黄河水底，作为祭旗的一个基座，让代表一个民族尊严的旗帜飘扬在黄河母亲的浪涛之中，其内涵和外延的最简单的意蕴，昭示着天地日月河岳之正气，正合着那幅“马踏匈奴”石雕的现代版注释。

我十分自然地归结到关于英雄的命题上来。我在文章开头复述两则有关三门峡的神话故事，都是英雄主义的质地；我再复述 800 壮士跳投黄河的一幕，却更像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的神话故事。从三门峡开天辟地的神话到 20 世纪 40 年代真实的神话，崇拜英雄，贯穿着整个民族心理的精神历程。我也自然想到，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以最虔诚的感情，世代传递着吟诵着他们的英雄。英雄总是在危难发生时挺身而出，直面不外乎自然的变异和邪恶势力制造的种种灾难。英雄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驱除邪恶挽救生灵重开新境，使人类得以存在得以延续得以发展。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也是各个能够延续发展的民族共通共敬的精神。我可以以爷爷的姿态给已经上学的孙子讲三门峡的神话传说，

也可以以“马踏匈奴”的雕像向朋友炫耀汉家气象，却绝难以相同的心绪和口吻去讲述那 800 个跳入黄河的中国士兵的史实，还有那位旗手。他们都是从三秦大地这家那户的柴门或窑洞走出去进入抗日战场的娃，单是一个“冷”字，岂能概括得了！

我也只有在这本书稿的阅读中，鼻息可感地感知了孙蔚如将军——这位在我刚刚能解知人话的幼年时期就记住了的将军。我就读的西安市 34 中学，就是孙蔚如将军于 1935 年倡议并捐资兴建的，是西安东郊第一座中学。我的父亲和村子里的村民，我后来的中学同学以及再后来的不少同事，都在传说着孙蔚如将军的故事。他们有的以见过孙蔚如为骄傲，有的以见过孙蔚如的嫡亲乃至旁亲都自豪得很，还有更权威的是孙蔚如将军的同村或同族或近门的人，就荣耀得令我羡慕了。我无缘一睹将军风采，却确确实实感受到一种纯粹民间的敬重和崇拜。这才是最真诚最原本的也是最可靠的社会心理情绪。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因而不会因为某些卑污的企图用心而改变，或动摇。一个为民族和国家于危亡时候横刀立马的将军，获得如此敬重和崇拜，不仅是合理的，更是这个民族——具体到关中这方地域的后世子孙的天地良心，不会改变。有这一点，孙蔚如将军就足以告慰九泉了。

我很感动三位作者以如此激扬的文字，书写了这一段史实；我很感动他们背着行李，自费进入中条山，踏访那场战事的知情者时所付出的艰难和忠诚。他们终于把这一场几乎被淡忘被湮没的史实钩沉出来，注入这个民族的血液，也注入这个民族的现实的记忆；作为杨虎城将军、孙蔚如将军和西北军将士的后人，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灵魂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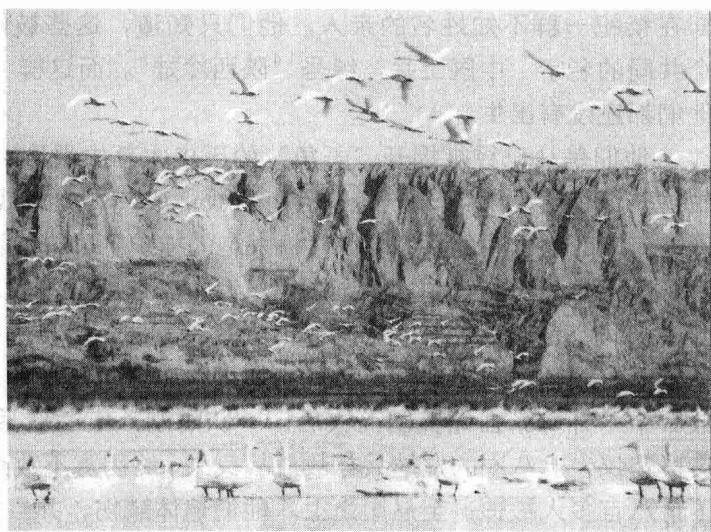
2004 年 9 月 4 日 雍村

目 录

代 序	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	陈忠实	
第 一 章	魂兮归来		1
第 二 章	沧海横流		7
第 三 章	大军东去		21
第 四 章	背水结阵		31
第 五 章	东原壮歌		43
第 六 章	血战永济		55
第 七 章	智守韩阳		69
第 八 章	转战东延		81
第 九 章	立马中条		91
第 十 章	盐池夺盐		101
第 十 一 章	雪压冬云		109
第 十 二 章	山地春晓		121
第 十 三 章	风雨同舟		131
第 十 四 章	山雨欲来		141
第 十 五 章	大战序曲		151
第 十 六 章	烈火陌南		161
第 十 七 章	血祭黄河		171
第 十 八 章	沙口情仇		179
第 十 九 章	孔旅突围		191
第 二 十 章	重整旗鼓		203
第 二 十 一 章	古渡大捷		213
第 二 十 二 章	巾幗风骨		223
第 二 十 三 章	虎啸望原		233
第 二 十 四 章	黄河作证		245
第 二 十 五 章	百年浮沉		257
第 二 十 六 章	士兵传奇		277
第 二 十 七 章	秦晋情深		287
第 二 十 八 章	天地悠悠		299
后 记	有些事，不能忘记		311

第一章

魂兮归来



当年抗日英烈跳黄河悬崖下、圣天湖上万只白天鹅翩翩起舞

点 击：

寿圣寺的钟声悠悠响起，近万名参与者泪雨婆娑……

所有人的心中都在发出悲情的呼唤：罹难英雄、魂兮归来！

专程从美国洛杉矶赶来的胡余锦明老人在做过超度后深情依依地说：“我参与这场超度是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我呼唤抗日烈士灵魂归来，是因为，他们是民族英雄！他们为国捐躯，为民族尊严慷慨赴难，作为后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清明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活着的人要为已经谢世的亲人举行祭祀活动，以寄托心灵中永远的怀念与哀思。于是便有杜牧的那首哀婉凄美、流传千古的绝唱：“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007年的清明时节，就在距“杏花村”不远的山西省芮城县的圣天湖畔，举办了一场民间性质的祭祀活动。圣天湖位于中条山下，黄河北岸，本是黄河改道后遗留在故道上的一泓黄河水，经当地政府整饬改造后，已经成了晋南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景点。但是，这一天在这里集结的一群人却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他们像天下所有祭祀者一样，怀着忧伤悲悯的心情，从陕西西安出发来到了这黄河故道上，凭吊亡灵。他们不是一家人，却在祭祀共同的亲人；他们各有各的名讳，却在祭祀一群不知姓名的亲人。他们只知道，这些被他们洒泪祭祀的亲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士兵，绰号“陕西冷娃”。而这群“陕西冷娃”离世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出生。

他们是从已经被揭开“一角”的历史大幕中看到：1939年6月，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史称“陌南会战”或“六·六战役”。是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布防于中条山下平陆、芮城，由陕西主将孙蔚如统领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开局不利，各部被敌分割包围，情势万分危急！是日下午，当被敌逼至黄河岸边的我一七七师主力在师长陈硕儒指挥下，以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绝，回马三枪从敌军中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去后，一队刚刚入伍的新兵被日军堵在码头崖一带。这群年仅十七八岁的娃娃兵与敌血战良久，终因寡不敌众，近三百名新兵倒下了，下余八百多人被迫退至悬崖之上。他们遍体鳞伤，并且枪断弹绝。当日军即将攀上悬崖时，八百壮士高呼着“宁跳黄河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从悬崖上飞身而下，扑入了中华儿女的母亲河——黄河，壮烈殉国！

岁月在沧桑巨变中流走了60多个年头，当年壮士们投河殉国的码头崖下，远去的波涛已带着壮士不死的魂灵流入了大海，但黄河改道时，却着意撇出一泓黄河水，化作了今日的圣天湖。于是当地的老百姓便执著地认为，圣天湖的清波中有壮士的鲜血和灵魂。他们的证据有三：一、圣天湖每到夏季便是一湖映日荷花，而这一湖莲荷竟然全是野生的，所产莲藕又皆为红心。二、一个不谙水性的八九岁男孩失足坠入湖中，村里人打捞半日无果，正当家人及乡邻们痛哭失声之际，一抹夕阳下，那孩子被湖水托出了水面，浑身是水却安然无恙。村民惊叹：是壮士们用双臂将孩子举托出来的。三、每到冬季，上万只白天鹅便从四面八方飞来，聚集在圣天湖。13000亩冰封雪盖的湖面上，白天鹅一团一簇，像列队的士兵，气势蔚为壮观，声声哀鸣，仿佛是在凭吊牺牲在这里的战友……

话题重回清明节——

参加圣天湖畔这场祭祀活动的有近40人。发起单位是陕西省民革委员会，



寿圣寺举行盛大超度仪式，呼唤抗日烈士魂兮归来

而应邀主讲被祭祀者英勇事迹的则是西北大学中年教师张恒。近年来，张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数十次开上那辆破旧的富康车走进中条山下，挨村挨户地寻访当年那场战争的目击者、知情人，他要“打捞”那段沉没的历史。当近百万字的采访记录

佐证了历史的真实后，他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了。产生前期行动和后期想法的原因，一是张恒侠义情肠的性格使然；二是他的家族与这支由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十七路军沿革下来的抗日队伍有着深厚的渊源。张恒的外祖父李青（之春）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的同窗好友、结拜弟兄，曾被孙蔚如以省长的名义派往宝鸡担任“父母官”；而张恒之妻的外祖父杨世伍则随孙蔚如上中条山作战，于“六·六战役”的太臣阻击战中壮烈牺牲。

参加这场祭祀活动的除了省民革领导，其余均系当年那场战争参与者的后人。张恒充满深情的讲述令与会者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这个清明节没有纷纷细雨，天气晴好，中条山下柳色青青，山色空濛。祭祀的人们垂首肃立，被点燃的一堆堆纸钱飘着橘黄色的火焰，录放机里播放着低回的哀乐。哀乐声中，飘飞的火焰渐渐熄灭，那堆纸钱化作了一摊灰烬。正当祭祀的人群抹着眼眶里溢出的泪水抬起头来的那一瞬间，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一阵旋风！那风呼啸而来，在地上打了个旋儿便又呼啸而去，就在人们一眨眼的工夫，那摊燃烧过后的灰烬便飘飘袅袅地飞上了天空……于是人群中有人惊呼：“啊，壮士显灵了！”“啊，先烈地下有知啊！”……张恒没有呼叫，身材硕壮的他却以脱兔般的敏捷，举起了录像机，录下了这令人感到诡异的纸钱升天的画面……

数日之后，一个越洋电话从美国洛杉矶打到了张恒家里。

“张老师吗？我是……”

打电话的人叫胡余锦明，一位年届古稀的美籍华人。她出生于北京，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她曾在天安门前以一位花季少女的美丽与纯真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翩翩起舞，多年后她却移居大洋彼岸的美国，并且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胡余女士的丈夫是一位医生，她自己则从事商业活动，家中广有资产却乐善好施，热心于慈善事业。割不断的爱国情结使她把捐助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前些年为中国的中小学困难儿童捐了大量助学善款。从2007年起，她每年为西北大



学捐资 70 万元（人民币）。这个捐赠是她自己“找上门”的。她说她的父亲早年曾在西北大学任教。西大翻出历史档案，果然发现，胡余女士的父亲在 1928—1931 年间曾任西大校长……这样，身为西大发展办成员的张恒就有幸与胡余女士相交相知，成为忘年之交。胡余女士几次回国赴陕都由张恒负责接待。其间，张恒多次谈起陕军中条山抗战的历史。当讲到八百壮士投河殉国的壮烈场景时，胡余女士几次潸然泪下，叹曰：成仁取义，真是感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啊！

胡余锦明老人在电话中问：“我的电脑里有一张照片，像是在开祭奠会，空中有飘飞的纸钱。这是你发来的么？”

“对，照片是我拍的，但是……”张恒迟疑了片刻，心想，这照片确实发给了几位朋友，可并没有发往美国啊，怎么会出现在胡余锦明老人的邮箱里呢？

“胡太太，清明节前，我和几十位当年陕军的后人到中条山祭奠八百壮士，突然一阵狂风卷走了烧过的纸钱。我拍了照片，可并没有发给你呀！也许，是不是我操作失误，发错了？”

“唉……”话筒里传来大洋彼岸那位老人的一声幽幽叹息：“不是发错了，这是天意啊！壮士亡魂没有回归故里，岂能安息？他们是在提醒我这个佛门弟子，让我为他们做一场超度呢！”

张恒不信佛，但他知道，胡老太太所说的超度是佛教用语，就是指念佛经或做佛事让亡灵鬼魂脱离苦难。

“这样吧，张老师，拜托你到山西跑一趟，找一个佛教寺院，问问为这些壮士做一场超度得用多少资金。这些费用由我来出……”

张恒既感动又有些惶愧：这种事怎么能让人家出资呢……胡太太大概猜出了张恒的心思，忙说：“这是佛门中事，你们不好出面。再说，我不也是半个陕西人么？就这么定了吧，拜托了！”

张恒再次开着富康车赶奔芮城。途经道教圣地西岳华山时，突然狂风大作，将富康车的前盖掀起，“咣”的一声巨响，车前的挡风玻璃被击打成了放射状裂纹，所幸没有裂碎……这情景让从不信神的张恒也心生疑惑：莫不是这场佛事惊动了陈抟老祖了？佛道合一，你何苦要到山西芮城，本省之内的西岳华山就可以、也应当为死难烈士做一场法事，让他们魂归故里啊……

经芮城县政协指点，张恒找到了离黄河最近的一座寺院——寿圣寺。站在灼灼桃花掩映的寺门前，张恒又心生浮想：此寺之名正合天意，寿者，生命也；圣者，圣洁也！这场佛事不正是呼唤圣洁生命的回归么？

一位六十开外，身披大红袈裟的老和尚接待了张恒，当张恒说明来意并询问超度费用时，老和尚说：“佛门莫谈钱！施主请随我走动几步。”张恒跟着老和尚绕过舍利塔，走入后堂，老和尚手指内墙，一脸肃然地说：“早年就听师父讲过，这墙上的壁画是元朝留下的。日本鬼子来时，曾动手撬盗，多亏我第四集团军官兵及时赶到，打跑了鬼子，这珍贵的壁画才得以保存至今。为我死难官兵超度，

乃贫僧及本寺几代僧人的夙愿，岂敢谈钱！施主尽管放心，贫僧将联络秦、晋、豫三省寺院，共同做好这场佛事……”

临别时，张恒送给老和尚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立马中条》。为全面了解中条山抗战史，张恒曾亲赴北京，从人民社自费购买了100本《立马中条》。

老和尚名释益西，是圣寿寺住持。



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女士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六月，时值那场悲壮惨烈的陌南会战68年，也是八百壮士投河殉国的忌日。中条山下，黄河岸边举行了一场肃穆而隆重的超度仪式，来自陕西、河南、山西各处寺院的和尚和佛门弟子数百人集体吟诵

佛经，超度壮士亡魂；秦晋两省，平陆、永济、芮城三县的群众纷纷赶来，当地公安、武警乃至交通警察都被调来维持秩序；通往超度现场的公路不得不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过。芮城县政府县长、佛教协会主席也走进佛事的行列。

寿圣寺的钟声悠悠响起，近万名参与者泪雨婆娑……

所有人的心中都在发出悲情的呼唤：罹难英雄，魂兮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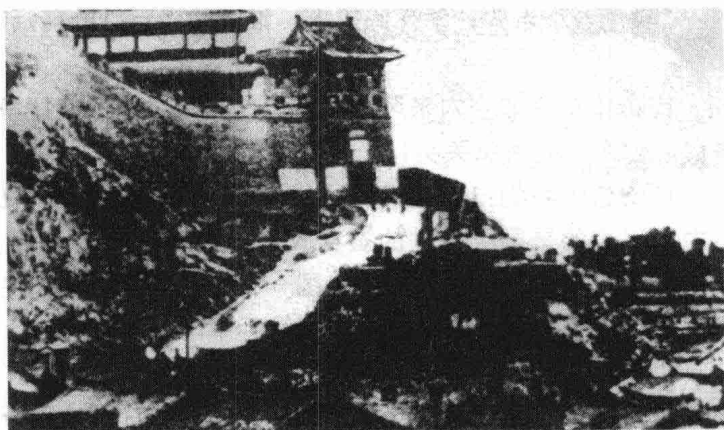
专程从美国洛杉矶赶来的胡余锦明老人在做过超度后深情依依地说：“我参与这场超度是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我呼唤抗日烈士灵魂归来，是因为，他们是民族英雄！他们为国捐躯，为民族尊严慷慨赴难，作为后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老人最后说：“我还要捐资，在这里建一座抗战殉国烈士纪念碑，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不要忘了他们！”

就在笔者书写此书时，张恒打来电话，说由胡余锦明捐资40万元（人民币）建起的抗战殉国烈士纪念碑即将竣工，不日将举行隆重的揭碑仪式……

走笔至今，我想，性急的读者一定会问：60多年前发生在中条山下的那场战斗究竟是何等的壮烈？八百壮士投河殉国的前因后果究竟该如何解读？第四集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这段历史为什么会被远去的烟尘湮没？究竟是历史的疏忽大意还是人世间的傲慢与偏见……

那就请翻开下一页，听作者从头道来吧！

第二章 沧海横流



1938年3月，日军兵临风陵渡。天险潼关告急！

点 击：

母亲的脸上漾出一缕温和的笑容，轻声说道：“我知道，过河以前你会来看我的。”

孙蔚如蓦然一惊：“妈，你……知道了？”

母亲平静地说：“这么大的事，十里八乡都吵喝遍了，妈咋能不知道。”

孙蔚如扑通一声双膝落地，眼含热泪叫了一声：“妈……”便说不出话来了。

“树棠啊，”母亲幽幽地轻叹一声，“自古到今，没有不打仗的兵。去吧，儿。国家受人欺侮哩，你这个领兵的人就该为国家担沉啊！”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西安。

民国二十七年的春天和往年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依旧是不紧不慢地姗姗而来。灞河岸边烟柳婆娑，大雁塔上乳燕翻飞，郊野的阡陌间一丛丛一簇簇野花开得烂漫而凄迷……然而，生活在这座千年古城的人们，已经全然无心留意这春天的桃红柳绿了，满城上下风声鹤唳一片惶惶。防空警报没日没夜地发出瘆人的怪叫；小日本的飞机蝗虫似的在天上飞来窜去，炸弹噼里啪啦地从天而降，落到哪里哪里就是烟尘滚滚，墙倒屋塌。而萧条的街市上，各种不祥的消息更让市民们的心头如覆寒霜：

“小日本已经打到风陵渡了！潼关岌岌可危啊……”

“听说蒋鼎文要放弃关中，带着老婆孩子逃跑哩……”

“唉，国难当头，爹死娘嫁人，谁管咱老百姓的死活啊！”

……

街市传言绝非空穴来风，这一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惨烈的一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危急关头！

历史告诉我们：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长达6年时间里，对中国采取的是层层推进的蚕食政策。然而，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却在夜色中突然张开了血盆大口，妄图一口吃掉中国。那天晚上，卢沟桥头猝然响起的炮火声，就是他们改蚕食中国为鲸吞中国的罪恶宣言。炮声未歇，日军最高统帅部便发出了狂妄的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随后，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我华北重镇北平、天津相继落入敌手。骄狂的日军又兵分两路，以闪电般的速度南下、北进。虽然战局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叫嚣不过是狂犬吠日，痴人说梦，但侵略者攻城略地的速度仍是史所罕见的。数月之中，南下的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常州、扬州、芜湖、徐州、杭州……我江南半壁河山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12月16日，首都南京陷落，国民政府仓惶退守武汉。日本鬼子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后，战火迅即向中原蔓延……而北进的日军则沿着长城线，越过冀中平原，进入山西境内，9月15日攻下大同，11月8日占领太原。在此前后，虽然中国军队在平型关、忻口、娘子关等处组织了几场大规模的阻击，使日军损兵折将，但却未能灭其气焰。1938年初，日军控制了同蒲铁路，黄河北岸的临汾、运城、永济、平陆等地相继失守，3月，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兵临风陵渡。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秦之左膀、晋之右臂间由北向南呼啸而下，行至晋之蒲州以南、秦之潼关以北便来了个巨龙摆尾，掉头向东，逶迤过中原，奔腾入东海。而黄河北岸的风陵渡正是沟通晋、秦、豫三省的重要渡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占领了风陵渡就意味着：倘举兵渡河，不消半个时辰，屏护大西北的天险潼关便赤裸裸地亮出门户，而横贯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也将被拦腰切断。这也正是北进日军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他们要掐断陇海线，使



我首尾不能相顾；他们要从陕西打开一条通道，向西北直取甘、青、新，向西南则拿下云、贵、川。

古渡告急，黄河声咽，大西北形势危如垒卵！

但是——且慢！

想我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历史，四万万炎黄子孙，岂是一阵狂风即可吹散的炊烟柳絮？值此倭寇入侵、国土沦陷、民族危亡之际，岂能少了侠肝义胆、慷慨悲壮、忠勇无畏之英雄豪杰？又岂能少了登高一呼、响应者云集、共赴国难之惊天壮举？历史已经证明，卢沟桥事变既是日寇鲸吞中国的开始，也为我中华民族全面抗击侵略者拉开了序幕。

经过 1936 年的“双十二”事变，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本着共御外侮、共雪国耻的目的，实现了“第二次握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向南京国民政府呈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在宣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的同时，又郑重宣告：“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7 月 17 日，中国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上向全国军民发出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的号召，抗日战争全面打响；8 月 22 日，蒋介石亲自签发命令：委任朱德、彭德怀两位将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司令；8 月 25 日，朱、彭遵命就职并通电全国：“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坚决抗战，东进杀敌……”随即，朱、彭两将军亲率八路军全部主力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开赴晋、绥抗日战场配合友军作战，首战平型关即获大捷，令全国军民精神为之一振。

太原沦陷后，山西大部分城池土地皆被日军占领，但中国军队并未销声匿迹，战争反倒愈演愈烈，山西遂成为北方抗战的主战场。中国军队依靠地利的优势、民众的支持，或组织会战，集重兵与敌血战；或穿插迂回，出奇兵与敌周旋，使日军陷入腹背受敌、左右掣肘、进退维谷的狼狈境地。黄河北岸的晋（西）南战场上，许多城池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双方的拉锯战打得惨烈而迷离。日军虽然一度占领了风陵渡，但其主力被我军揪扯于几处，根本无法聚拢，小股部队又岂敢冒险跨过黄河天堑？正当北方主战场敌我双方呈胶着状态之时，华东、中原各战场上，回过神来的中国军队开始了防御性的反击，徐州会战及台儿庄战役先后打响。日军四下调兵驰援徐州、鲁南，晋南战局开始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逆转。随后便有了我三十八军一七七师收复晋西南 13 县之局部胜利。这是后话。

当日军占了晋南、虎视关中之际，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字铭三）顿时吓